



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卷

斯妤 著

我因为什么而孤独

云南人民出版社



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卷**

我因为什么而孤独

斯 妤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张晓岚
封面设计 西里 薛娅
责任校对 张嘉瑞

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卷
我因为什么而孤独
斯妤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大 32

印张：6.125

字数：103000 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册

ISBN7-222-01827-1 / I · 481

定 价：7.50 元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获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1995.5.25

时间·梦·真实 (代序)

在女小说家中，对时间有尖锐感受的是残雪；在女散文家中，对时间有尖锐感受的是斯妤。但两者不同。残雪是用厌恶的方式体现时间空的重复，或空的时间的无聊的重复，它的荒诞感有一种太冷血的抽象形式，甚至可以说，冷漠不关心的强度更在冷面的阿波罗精神之上，使人呼吸到女性主义第二梯级的寒潮。如果第一梯级只在经济政治上争女人的平等权利，那么第二梯级就是要在“子宫”的原初性上争性别的优先性。

斯妤有温暖得多的形式。

只要读一读《某年某月》、《并非梦幻》、《正午》，你便感觉到感觉的温热。有人喜欢《并非梦幻》，如楼肇明先生将这篇散文看作斯妤创作成熟的标志，而我更喜欢《某年某月》。或许，前者的表达有太直太俏的情

绪的象征性，后者的“象征”却已然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老妇人丑陋而庞大的身躯，男人似的面孔，千年树皮般的皮肤，沉重的脚步，粗闷的呻吟。死了，抬出去了，还有一个同样丑陋而苍老的继父，凶狠的咳嗽，拎着老妇人的遗物，走了，朝“家乡”走去。剩下的只是敞开着的门放起大音量的摇滚乐来。

然而换代就是更新吗？“小藏孩”生机盎然蓬勃璀璨有新鲜美丽的生命，它抵挡得住摇传经筒的藏族老人那淡淡的满是沧桑、满是悲悯、满是沉重、睿智、犀利而静静投射的目光么——它“穿透历史穿透现在，也沉郁久远地刺向未来。”

作者留下的是地老天荒的注视，“激情竟然在对虚无的穿透中诞生，为此我感到深深的迷惘”。换句话说，年轻的一代，能在藏族老人沧桑悲悯的眼界外用睿智、犀利、沉静的目光生长，而不重复那一对老人沉重而丑陋的命运吗？

我一向不大相信美学、丑学或美学向丑学转化的说法。当然这不是说，没有美和丑，也不是说，不可以用美学或丑学的眼光去看世界。何况，有学者说，中国文化中向来有忧、乐两面，乐感文化的审美精神在中国的诗意传统中，的确是源远流长。

但历来如此就对吗？

存在与价值的剥离，这个问题，在现代哲学史上，自尼采以来，哲人是花了大力气像蚂蚁样干细活得来的。一种既非理性亦非非理性的直觉尝试，在斯好的一些率真的散文篇章中，我以为是她特别率真的心力所

致。我喜欢斯好的散文，恰恰就在于那些超出美丑的事实描述，例如《某年某月》中的时间意象，它才是不窒息于传统的活泼泼的新生命的呼唤。

很偶然地认识了斯好，见过两面，一次是在我们都尊敬的一位诗人家里，一次是在去年武汉热闹非凡的全国书市上。切近地看她，尤其是在一群女作家、女朋友、女人中间，她的单纯和清丽，很像她早期充满青春气息的作品，浪漫而不失典雅，和前面说的她的一些作品反差很大。当时就想到一个可以引伸的题目：一个女人的两种梦境。这里没来得及说梦，但梦总是和时间关联着的，一种梦在时间的因果链上无限地延续；一种梦在当下的生成中成为比事实更持久的真实。

萌 萌

目 录

- 1 她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 3 时间·梦·真实(代序) 萌 萌
- 1 灰色正午
- 5 夜晚
- 11 真实梦境
- 16 倾听蝉鸣
- 20 我因为什么而孤独
- 24 雨
- 27 北风
- 30 窗外·圆歌
- 34 梦
- 37 碧水长流

目 录

- 41 风去风来
- 45 除夕
- 51 心的形式
- 61 并非梦幻
- 65 不同的只是风
- 68 某年某月
- 73 还乡
- 77 心灵速写
- 84 某种渴望
- 88 滚石
- 91 白漩涡
- 95 烛光
- 98 马年夏季

目 录

- 101 随笔三则
- 107 那年夏天
- 117 追忆尴尬青春
- 124 梦魇
- 131 冥想黄昏
- 139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 147 空间时钟
- 152 奔逃·擒
- 155 幻觉
- 158 敲门
- 162 人在北京
- 166 祖父
- 171 在《自传》的题目下

灰色正午



呻吟从底层一点一点地浮游上来。那声音既衰老又粗重。像是一个老头儿。一个老眼昏花腿脚不灵然而嗓音仍旧厚重的老头儿。闽南。老屋。老屋紧挨着的小小海湾。海面上点点浮油随波漂荡。老头儿的呻吟一点一点浮上海面。

我常常想为什么成了如今的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为什么已届中年而不是童年依旧。为什么当年梦想的红砖小楼依然遥远而梦想的心灵已成为历史。为什么目光穿透本质而躯体仍然附着于表面。为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其实幸也莫大于心死又其实哀仍是莫大于心死。当然还有，为什么老头儿的呻吟一点一点浮游上来漂散开来。

世界多么不可把握，人生多么无法规定。人明知这一点却仍旧雄心勃勃要去把握世界把握人生。是人类可笑还是世界荒诞。是执迷者悟还是逍遥者明。是有还是无。抑或即有即无若有若无？

很奇怪我也纠缠起这些问题来。难道我已足够老迈足够疲惫。激情虽然愚蠢然而激情仍是不无可贵。为什么我过早地丧失了它？

呻吟触摸着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伴着老头儿迟缓沉重的脚步声。伴着这灰色正午。老头儿是否也纠缠过这些问题。老头儿的惶惑和我一模一样吗。

抽烟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既抽烟且一圈一圈地吐着烟圈且将烟灰整个儿扣在枕头套里的女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的女人嗜烟如命而我却常常从满屋浓烟的房间里仓皇逃出。我头晕头疼。我的脸上长出红红绿绿的斑点。永恒的尼古丁永恒的敌人？

老头儿年轻时一定一支接一支抽过许多烟。那么他对世界的看法不见得和我一样罗。相同的永远只有两件事：出生和死亡。出生。出生永远是紧锣密鼓惊天动地。协和医院。16小时阵痛。满脸皱纹通体猩红。与外祖父出奇的相像。难道婴儿即老人老人即婴儿。难道你即我我即他。因为只有从你从他我才能看见一点真正自我？

老头儿的呻吟越升越高。即将浮出海面。老头儿是快

要死了吗。死亡不会紧锣密鼓也不会惊天动地了。死亡是一点一滴走来的，每个人，无论是平凡是杰出是庸常是深刻，在他自以为盛年的时候死亡其实已经君临他了。死亡从一个细胞一根纤维开始，同样死亡在最末一个细胞最末一根纤维终止。死亡并非墓碑一样冰凉静止，死亡乃是水滴石穿。是的。水滴石穿。死亡是可怕又可敬的水滴石穿。

透彻而深刻的洞见吗。

老强似乎预言每逢本命年我会发掘出新能力。难道近来的沉溺冥想正应验了他的话。那么他是什么人或曰什么东西呢他为什么能够预言而我却只能是他预言的对象。我究竟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人。他们呢他们又是什么人？

呻吟已经爬到顶层，并且在我的门前游荡徘徊。老头儿是气喘吁吁了吗老头儿似乎不是这个单元里的人。那么他到这里来做什么他的呻吟为什么顽固地在我门前游荡。我想我该走过去瞧瞧我至少应该弄明白这是怎样一个老头儿。我于是走近窥视孔。透过窥视孔我发现那老头儿也正贴近窥视孔试图朝里窥望。我很吃了一惊并且十分恼怒。于是我扳动门栓猛地将门拉开！这一来老头儿也重重地吃了惊吓！然而我来不及为此得意便惊愕万分地发现：老头儿根本不是什么老头儿，当他扯下包着脑袋的围巾直直地瞪着我时，他是一个身材脸型和我极其相似的 80 岁的老

女人！（除了皱纹多出十倍外！）他的呻吟是那样衰老粗重如浮油一般点点漂荡！

我当然没有恐惧到将她失手推下楼去。然而当她幽幽地对我讪笑并且执意要溜进屋来时，我立刻抄起身旁柜子上的玩具手枪。我后退一步将手枪对准她的心脏，坚决地毫不迟疑地扣动了板机。

夜 晚



这个城市的夜晚常常令我大惑不解。每天晚上我都忍不住要伫立凉台琢磨它。进入我视野的除了树影幢幢还是树影幢幢。积水在苍白的路灯下泛出白金一样的光芒。本该澄澈深邃的天空除了迷蒙仍旧迷蒙。赭色逐渐掩埋起苍穹。星星是发育不良的童养媳，憔悴并且忍气吞声，似乎渐行渐远，渐行渐远。四合院在夜色的吞噬下无声无息。只有车声如故，喇叭声如故，蝉鸣如故。远近的住宅楼突然门户洞开，顷刻间喧哗起夫妻间的诅咒斥骂来。

从凉台返回，竟发现满室汪洋。书桌站在水里，书柜站在水里，沙发蜷缩在水里，音响踮着脚尖在水里摇晃。更可怕的是那张新买的华丽的昂贵的古中国风度的纯毛地